

■工友情怀

“热心阿姨”名叫刘孝荣，是我们厂生活区小食堂的主管。生活区小食堂主要负责为住单身宿舍的员工和外来培训人员提供一日三餐。看上去这份工作很简单，可实际做起来却相当不易。住单身宿舍的基本上是家住外地的、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我们厂地处偏僻、远离市区，附近也没有饭馆、超市，一日三餐只能在食堂解决。这些大学生来自天南地北，口味不一，对饭菜的要求就多了。之前的两任主管就是觉得众口难调才主动申请不干了。

刘师傅刚接管小食堂时，许多人表示怀疑，这样一个文化水平不高、没学过管理的家属工能把小食堂管好、能给大学生提供周到的服务吗？

刘师傅一“上任”就风风火火干了起来。她捧个本子、拿支笔，一间宿舍一间宿舍地“拜访”，询问每个人的口味、对饭菜的要求，记录下来，整理好后跟厨师商量，开发新菜品，制定新菜谱。新菜品推出一段时间后，她又带着纸和笔进行“回访”，根据大家反馈的意见再次整改，整改范围从饭菜口味扩大到就餐环境、服务质量等方面。

一次，有位上倒班的大学生提议：“小食堂能不能给我们上倒班的员工增加一顿‘半夜餐’？比如面条、馄饨之类的。”刘师傅把这项建议反映给上级部门后，有人说：“这太麻烦了！现在的孩子太娇气，我们那时候上夜班没有‘半夜餐’，吃点馒头锅巴不就顶过去了？”刘师傅仔细考虑后却决定采纳大学生的建议：“这些外地孩子到咱们厂上班，不把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好，他们的父母怎能放心？”以鸡蛋面、馄饨、米粥为主的“半



我们的“热心阿姨”

赵闻迪文图

夜餐”推出以后，大受欢迎，大学生小张、小王的父母专程赶来向刘师傅表示感谢：“您真是孩子们的‘热心阿姨’！”

为了跟这些大学生加强联系，一直用“老人机”的刘师傅买了一部智能机，请同事教她用QQ、微信。她发的第一条朋友圈就是：“大家好，我是小食堂主管刘孝荣，大家对我们的伙食和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或者需要什么帮助，尽管加我的微信，跟我说，我会尽力为大家做好服务的！”有人提醒她：“要是那些大学生父母加你微信，那得给你添多少麻烦。”她一笑：“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把这些孩子照顾好了，一来分担了他们的忧虑，二来帮助这些孩子更好地投入工作，何乐而不为？”果然，刘师傅每天都能收到几十条微信：“我家孩子最近饭量好吗？”“我家孩子最近拉

肚子，请刘阿姨费心叮嘱他按时吃药、别受凉。”……刘师傅从不嫌麻烦。

生活区小食堂开晚饭时间迟于下班时间，按说，刘师傅可以按照正常点下班的，但她总是等晚饭结束后才走。我开玩笑问：“您是不是想当劳模？”她笑道：“我喜欢站在饭厅，看这些孩子们端着饭盒来打饭，他们一看见我就跑过来说，‘刘阿姨，今天烧了什么好吃的？’或者，‘刘阿姨，我今天学到一项新技术！’他们打了饭，围在我身边说长道短，高兴的事情、烦恼的事情都跟我分享，我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看着她真情流露的眼神和认真诚恳的表情，我突然感到，这个长年穿一身工作服、不加修饰、身上总是散发着油烟葱花味的家属工是那么美。

这就是刘孝荣，一位普通职工，一位受人爱戴的“热心阿姨”。

北京秘密

从今不薄读书人

——鲁迅的“北京印记”

走到红楼东侧尽头，是“东方馆”，我在里面买了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乔生的两本签名书《字里行间读鲁迅》《我心依然——读写鲁迅》，书中自序说：鲁迅生前身后曾得到过很多头衔，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战士、旗手、圣人、民族魂……给鲁迅这样丰富复杂、多面立体的人下定语，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用简单的贴标签、戴帽子的方式论定一个人物，是危险的。对于鲁迅这样一位文学家，阅读他的著作当然是第一要务。而且读得越细致越好……

鲁迅在北京一共居住过四个地方。除绍兴会馆、八道湾和宫门口二条外，还有砖塔胡同。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孙劲松告诉我，鲁迅先生搬出八道湾后，曾经在砖塔胡同同住过10个月，后来才搬到目前宫门口二条鲁迅博物馆所在的地方。他在砖塔胡同住过的院子早已被翻改得不成样子，但鲁迅先生有张在房前的照片存世。2011年，院子所在地本要腾退绿化，有学者提出那里是鲁迅先生在京连续的4个居住地之一，应予保护。西城区在反复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结合砖塔胡同整理，准备拆除原有翻改建筑，查找资料，在原址复建……

往事历历，犹如昨日……

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

环境究竟对一个人有怎样

的影响？北京，对鲁迅有怎样的影响？

黄乔生说：“鲁迅正是这样一个人生遭遇极为痛苦的人……他经历的巨大痛苦主要来自精神，是不被理解的孤独和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他在北京前期就主要是这种痛苦的体验，但这个时期，也是他观察和积累的重要时期，没有这个时期，就没有后期的文学业绩。”

“鲁迅和北京，是相生相成的关系。北京是周树人成为鲁迅、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地方；倒过来，鲁迅也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某种程度上，是古都文化孕育了鲁迅，北京有这样的体量和内涵。”荣挺进研究鲁迅20多年，正撰写一本新书《家里的鲁迅》，“具体来说，人们把教育部小官周树人和文学大师鲁迅对上号，是在他发表《阿Q正传》之后，就是在八道湾居住时期。”

(四十四)



李斌 主编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期待您的来稿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70年中，也许您或您的先辈上过战场，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黎明；也许您或您的先辈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过青春和忠诚；也许您家里有一张照片，见证了70年历史的某一个瞬间；也许您的名字就叫“建国”……

即日起，本版开展“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活动，征文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线，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为视角，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各行各业的发展成就。

稿件要求：800~1200字。来稿请注明“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活动，并附上作者的详细个人信息。

来稿请发至：ldwbgh@126.com。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开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过气的喜糖

□马海霞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叔结婚。我妈领着我去向新媳妇要糖。进门前嘱咐我，见了新媳妇喊“婶子”，喜糖不用要，她自然会给你的。

果然，我喊了一声“婶子”，婶子便用钥匙打开床头桌子上的抽屉，取了两块糖给我。

表弟口吃，害怕见生人，虽然有亲友怂恿表弟进去要糖，但他就是不敢，若是新媳妇让他喊“妗子”，他憋红了脸，也喊不出一个字来。

后来，我哥领着表弟进去要糖，我哥喊了“婶子”，得了两块糖，表弟闭着嘴啥也没说，婶子没有给他糖。我哥指了指表弟，示意婶子，他还没有。婶子只见过表弟一次，早不认得他了，愣是装看不见，一块糖也没给他。我哥领了糖出去了，嘱咐表弟，不给糖，就站在新媳妇身旁别走。

表弟站了半天，屋子里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他只好悄悄溜了出来。可他饿劲儿又大，见我握着两块糖，便下手抢了一块。我盼了一早上的糖被他抢去了，疼得哇哇大哭，被爷爷听到，了解了实情后，气呼呼地喊来叔叔，让他进去问新媳妇要十块糖出

来，分给我和表弟。

那个年代，结婚随份子，回赠一兜喜糖。说是一兜，不过四块糖。家里孩子多的根本分不着，一人咬半块，还因为这半块大，那半块小而吵闹半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喜糖一兜变成了八块或十块，种类也多了些，有块糖，高粱饴和花生糖。吃完了糖，糖纸都要舔了再舔，然后折叠起来攒着，有小伙伴来家里玩，便拿出糖纸来显摆。

1985年，我二大娘家的堂兄结婚。新娘的送亲团里有一位是我老师，我站在大门口不敢进去要糖，眼看亲戚家的小孩子都进去要了喜糖，我急得坐立不安。二大娘看到了，用胳膊肘捅我，让我进去问新媳妇要糖，我说我老师在里面，不敢进去。

我站在大门口待了半小时，我二大娘笑了我半小时，此场景被在厨房帮厨的我爸看到，黑脸走到我面前，吼道，还不滚家里做作业，站在这里干吗？

我不知道我爸那天为何那么生气，等晚上我爸回来我才知道，他是怨二大娘，她家娶儿媳，我爸我妈在她家忙活好几天了，一个小孩子都走到门口了，她替我问新媳妇要两块糖能咋地，

明知我不敢进去要糖，还故意劝我进去要，这就是明摆着馋我。

那天，我爸一生气，上供销社给我买了半斤块糖，让我吃了个够。

1992年，我大哥结婚。那时糖已经不是稀罕物了，改为要喜帕，就是小手绢。我爸特意嘱咐我妈，购买喜帕时，别怕花钱，要买质量好的，别买一擦便掉色的那种。我爸就怕别人说小气，喜糖用大袋子装，一兜放十六块。我妈还嘱咐嫂子，有来要糖的，要多给点儿，用手捧一把递给人家，喜事嘛，就是图个吉利。

2000年，我二哥结婚，回赠亲朋喜糖的塑料袋子变成了纸袋子，里面不仅有喜糖还多了一盒喜烟。

这几年，大家再也不稀罕喜糖了，问新媳妇要喜糖的习俗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了，谁要送给小孩子喜糖，大人都赶紧摆手拒收，怕小孩子吃了得蛀牙。喜糖包装越来越好看，纸盒子变成了铁盒子，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级，但人们对里面的喜糖兴趣不大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